

戰鬥着的中國

康·西蒙諾夫著 蔣元格譯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作者序言

一九四九年秋，本書作者參加蘇聯文化工作者代表團到過中國。我們代表團在北京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後來我們訪問了上海、南京、濟南、天津、瀋陽、哈爾濱。我們參觀了中國的工廠和製造廠，並且見識了中國農村的生活。我們出席了許多數萬人的集會，參加這些集會的有中國的工人和農民、戰士、知識分子、大學生和中、小學生。

對於這次旅行，在我心裏，顯然，在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心裏也一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這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和一個偉大的民族的記憶，這個民族，在那些日子裏，透心徹肺地感受了一切人類歡樂中最大的一種歡樂——自由的歡樂。

寫新中國，這就是說寫它的共產黨；寫它的工人和農民，寫它的知識分子，寫它的軍隊。當你一想到最近這些年中在中國所發生的革命變革，一想到現在在這個國家裏正在發生着多少重大的、感人的、值得加以研究和描繪的事情，成十個題目就來到了心裏。這種題目之中有許多就值得寫成單獨一本書，因此，祇有寫一大批書，才能使蘇聯的作家和記者回答蘇聯讀者們——中國人民的忠實的老朋友們所深感興趣的那

一切無數的而又合理的問題。

我曾經企圖回答僅僅這些問題之中的一個——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人民解放軍是怎樣的一支軍隊，它從前是怎樣作戰的，現在，在與國民黨軍閥及其美國後台老闆的鬥爭的最後階段中，又是怎樣作戰的。

我明白甚至這一個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問題，所需要回答的，也比在我的書中所已經寫了的，範圍更要寬廣得不知到哪兒去，因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鉅大而有決定意義的。寫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那就是說寫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而在我的書裏却祇講了我所親眼見到的事情，和引述了中國同志們所講的關於人民解放軍過去作戰情形以及他們自己軍人生涯的某些話。

在我們蘇聯文化工作者代表團在中國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後，我作爲『真理報』的記者而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支作戰部隊中去過了一些時候，那時候（一九四九年十月到十二月）這支部隊正在華南從事於消滅國民黨軍的最大兵團之一的作戰。國民黨軍的這個南方兵團在作戰開始的時候有將近三十萬人，困守着廣西全部、廣東西部和貴州東部。到作戰結束時，這個國民黨軍的兵團已經不成其爲一支有組織的軍事力量了。

我曾有機會看到在戰綫中央地區（在廣西北部）展開的這次作戰的一部分情形，

它以該省省會桂林的解放爲結束。

在這篇簡短的序言的結尾，我要謝謝那許多一直給予我這個蘇聯新聞界人物以友好的幫助的所有中國同志們——包括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員、翻譯同志徐堅和梁蘭。

目 錄

作者序言

第一章	一支軍隊的道路	一
第二章	一位市長	三
第三章	在一三五師	五
第四章	兩個戰士	七
第五章	一個煤礦的故事	一〇
第六章	和政委所作的談話	一三
第七章	進軍之前	一六
第八章	進軍	一七
第九章	在桂林	二四
第十章	華盛頓的乾兒子們	三七
第十一章	歸途	三八

第一章 一支軍隊的道路

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深晚，陰雨而且黑暗。三小時之前我們乘車到達衡陽——湖南南部的一座大縣城。衡陽是我作爲『真理報』的記者，在中國同志們邀請之下，到人民解放軍戰鬥部隊中去旅行中預定要到的第一個地點。

這座城從國民黨軍手中解放已經有二十天。在華南作戰的第四野戰軍的司令部就駐在這裏。明天我將去見該軍的司令員林彪同志。

可是這是明天的事。而現在，我獨自一個人，坐在安排給我住的縣銀行房子裏的小房間裏，銀行裏現在駐紮着該軍的政治部。

在下面，在窗口下，一個棉衣上面套着一件美國雨衣的哨兵，肩上抗着步槍，閃爍着潤濕的刺刀，不慌不忙地來回走着。屋頂上和馬路上輕柔地淅瀝地響着南方的綿秋雨，這秋雨一路都在跟着我們下。

我逐天地記起我們蘇聯代表團在華北和華中所經過的旅程——哈爾濱、瀋陽、北京、濟南、南京、上海。

記起了人數衆多的歡迎和歡送，擁擠的大會堂裏和露天舉行的集會，白天和晚間的集會。記起千百雙友好的眼睛中暖人心靈的光輝，千百次默然而有力的握手。慣於手執步槍的人們是這樣握朋友的手的：不是在說話之前也不是在說話之後，而是以握手代替着話語的。

記起在天津，有一個穿着藍色工人上衣的中年人怎樣向我走來。顯然，他是剛開始學俄文的。他直望着我，激動着而困難地、可是用心地說出俄國話來，他問：

『同志，請告訴我，你愛新中國嗎？』

『是的，同志，我非常愛新中國！』我也激動地回答了他。

記起了那個代表中國工人出席保衛和平大會的少女。她用激昂的、稍嘎的、男孩子似的嗓子清楚地說出每一個字眼，憤怒地蹙着眉，說到自己過去的不幸，後來又講到，怎樣『在國民黨時代』有一次在上海看過一張影片『光明之路』，她怎樣地喜歡這張片子，以及她怎樣希望自己也能那樣地工作和生活。可是在國民黨時代這是不可能的，於是她就開始鬥爭。而現在，在新中國裏，終於替工人們開闢了這條光明的道路。因此她是幸福的。因此她願望和平。也因此她來這裏出席。

記起了很多事情。可是正好在今天而且正好在這裏，在這接近前方的城市裏，特別有力地記起了一切與軍隊有關的事情。

記起了由北京到上海火車中的一位旅伴，他是一位看來還年輕的矮個子的團長，

原是江西的農民。他十六歲就離家參加了人民軍隊，在其三十七歲的年紀中在軍隊裏戰鬥了二十一個年頭，開始時是當小鬼——連裏的司號員。

記起了那個安詳地沿路級走上講壇去的、上了年紀的、結實的、非常強健的人，他的刻劃着很深的皺紋的臉，很像許多中國農民的臉。記起了全場怎樣在聽了這人的開頭幾句話之後，就都站起來，站着向他鼓掌歡呼了十分鐘。翻譯竭力想使我能在鼓掌聲中聽到，在我耳邊叫道：

『朱德同志說，在開始他的報告之前，他榮幸地宣佈：「我們已經接到照會：蘇聯，在世界各國中第一個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記起了上海的一萬三千人的大會，那裏在鉅大的鋼骨水泥的聽衆席上祇有一種顏色——軍服的綠色，那裏在聽衆席上坐着第三野戰軍的一萬三千名戰士和指揮員，他們就是在春天強渡長江並佔領了上海的人。而這一萬三千人一聽到斯大林的名字，一聽到『斯大林格勒』這個字眼，就都站了起來。

最後，記起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的日子。北京故宮城牆前的大廣場。中國人民的軍隊，連續走過廣場達兩小時半之久，這支軍隊，從頭到腳都是用從國民黨軍那裏繳來的美國武器裝備着的；這支軍隊，看到它，就使你不覺記起毛澤東的充滿冷嘲的慣用語：『華盛頓是我們的兵工廠，而蔣介石是我們的運輸大隊長。』

順便，談到蔣介石吧。在十月一日莊嚴的閱兵式中有一小會兒，所有站在廣場上的軍隊，都笑了起來，忍不住地笑了起來，而且，老實說，誰也不想忍住不笑。

這是在慶賀新共和國成立的第一聲禮砲鳴響以後幾秒鐘內的事情。排砲已經響過，突然沿着排列在廣場上的部隊的行列，不知從哪裏跑出來一隻被排砲嚇得要死的狗。牠站住了一忽兒，可是第二次排砲又響了，牠就急急奔跑起來。隨着每一次新的排砲響，牠就愈加畏怯地夾緊尾巴，絕望地加快腳步，沿着大廣場狂奔。忽然，在第三次或第四次排砲響時，有誰說了一句話，這句話不覺傳得每一個人都說起來了：『蔣介石！』

再經過片刻之後，這句話已經傳遍了全廣場。軍隊轟然大笑。檢閱台上哈哈大笑。站在列隊於廣場上的軍隊後面的老百姓哈哈大笑。嚇昏了的狗更加滿廣場狂奔着，狂奔着，發着抖，每響一聲排砲就愈是加快腳步。

『急急忙忙上台灣！』和我並排站着的一個中國同志冷笑了一下說。

而經過了一個多月一點，在中國，看來除了台灣以外，的確已經快要沒有這位流亡的從前的獨裁者可以落腳的地方了，而他坐着據傳聞是由日本飛行員駕駛的美國飛機，在廣大的國土上狼狽地竄來竄去，也已經有好幾個月了。

在南方這裏，第四野戰軍已經展開了圍殲殘留在大陸上的國民黨軍事集團中最大的一個——白崇禧兵團的戰鬥。

劉伯承將軍指揮的第二野戰軍，已由此地向西，開始進攻還殘留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中的中國西南的最後幾省——貴州、四川和雲南。

就在昨天，在到衡陽這裏來的路上，我曾被邀出席一場友誼的晚宴，這場宴會是湖南省會長沙的警備部隊首長們招待劉伯承將軍的，他路過長沙到準備進攻重慶的他的部隊中去。

這位已經毫不間斷地戰鬥了三十年，負過十多次傷，好多次被國民黨報紙說他死了，又好多多次復活了劉伯承將軍，是謙遜的人之中最爲謙遜的人。他坐在爲他而設的晚宴席間，似乎在這天晚上所發生的一切全都與他無關，似乎他是一位偶然光臨的客人，比誰都更希望不受人注意。

劉伯承將軍的同志們說，還從來不曾有誰在任何時候看到過他休息。顯然，如果他竟在休息，那祇是放下這一件工作，却又幹起別的來了。在對日本軍隊和國民黨軍作戰的最艱苦時期中，這個因爲在某次負傷中失去了一隻眼睛而祇有一半受損傷的視力的人，設法系統地譯了許多部蘇聯的軍事書籍，從關於戰略、戰術的大部的著作，直到『軍事思想』雜誌上使他感覺興趣的個別文章。在多年之中，他憑着燈光，在七竈裏，在半毀了的鄉村泥舍中，把自己所有『空閒的』時間，都放在這件事情上。

現在還是歷歷在目：在招待他的晚宴以後，在長沙我們和將軍並排坐着看師宣傳隊的晚會演出。台上演的戲是『最後列車』。這戲取材於中國鐵路工人在國民黨軍撤

退時的英勇反抗的一件實事。工人們爲了使企圖逃脫追擊的敵入部隊跑不掉，把列車的司機隱藏了起來，後來，當國民黨軍把他找到了時，工人們就躺在機車前頭的軌道上，寧死也不讓列車開走。最後，司機欺騙國民黨軍，假裝同意把列車開走，他跳上機車去，却原來祇是爲了把汽放掉。於是他被國民黨軍官開槍打死了。

觀衆都很感興趣地看着戲的演出。

從長沙警備部隊來的軍人們，和隨劉伯承赴前綫的指揮員們，都專心而嚴肅地看戲。戴着眼鏡的將軍也這樣專心而嚴肅地看着，我則和他並排坐着。他有着圓圓的、頭髮剪得短短的灰白的頭，帶着沉靜得驚人的表情的臉，穿着沒有任何職級標誌的黑色制服——與其說他像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最老練的將領之一，不如說他更像大學中的一位老教授。當戲演完時，他告別着，微笑說：

『我明天要走了。當南方作戰結束了時，請上我們部隊裏來——如果您來得及的話——我們也很快要發動攻重慶了。』

他輕輕地握了手，和會伴着他度過漫長的戰爭年代的夫人一同走了，他夫人也穿着和他自己一樣的樸素的黑制服。

二

記憶不覺把我帶回到更前幾天。

北京到漢口途中我經過徐州。徐州地區之所以出名，是因為在這裏，一九四九年曾發動了一次解放戰爭中規模即使不是最大、也是極大的戰役，這就是所謂淮海戰役。

在這場大戰中，人民解放軍殲滅了並且俘虜了蔣介石當時集中在華中掩護長江渡口的主力。

劉伯承將軍指揮下的第二野戰軍，和陳毅將軍指揮下的第三野戰軍協同達成的這次輝煌的勝利，實質上也就預定了後來的渡江和佔領南京、上海的勝利。（譯註一）在頒發淮海戰役（原註一）紀念章的命令上，對這一戰役作了如下的評價：

『淮海戰役爲我國（原註二）內南綫空前勝利，是役……殲滅南綫敵軍主要力量與精銳師團，活捉敵酋，……所有是役參加作戰人員，均應感到無上光榮。』

在來衡陽途中，我在徐州逗留了一整天。我和曾在此地參加作戰的某軍司令部作戰科長惲前程（譯註二）同志，一道到淮海大戰三個主要階段的第一階段戰鬥展開的

【譯註一】淮海戰役爲第二野戰軍與第三野戰軍協同配合所進行，作者原文稱係二野在三野配合下所進行，譯文已予更正。

【譯註二】作者原文誤爲惲前林，茲據原名更正。

【原註一】淮海戰役的命名，是因為戰役發生在淮河與黃海之間的平原上。

【原註二】山海關，爲由東北入華北的山間通道。

地方去參觀了一天。陳毅將軍的部隊進行勇猛果敢的運動戰的結果，包圍了國民黨的一個有五個軍的兵團。和被圍兵團的戰鬥持續了十二晝夜。（譯註三）

戰場上時常有近百架敵人的飛機來轟炸掃射人民解放軍的部隊，並用降落傘向被圍的兵團投擲彈藥和給養。可是無論是這些辦法，無論是其他國民黨部隊想打進來救援被圍部隊的企圖，無一不被圍部隊突圍的努力，全都毫無效果，而到戰鬥第十二天末了，十萬以上的國民黨軍都被打死打傷，絕大部分做了俘虜。

爲了更好地了解全部經過情形，我們下了火車，步行到一個大村莊去，這村莊不很久以前曾是國民黨軍兵團司令部的駐地，在被圍部隊完全投降之前的十二天之中，環繞着這個村子的包圍圈一天一天地縮緊起來。

地形是華中這一地區特有的：有傾斜的小丘陵的平原。村莊就座落在這樣的一個丘陵上，四周都環繞着水——顯然是同一條河的幾條支流。國民黨軍在村莊周圍築起了一堵有許多碉堡的泥牆。除了這堵牆以外，村莊還環繞以第二堵相當厚的舊粘土牆。

【譯註三】作者往訪者爲徐州以東的碾莊圩，該地爲淮海戰役第一階段殲滅國民黨軍黃伯韜兵團處。該兵團計五個軍十個師，戰鬥自十一月六日至二十二日結束，前後共十六天。國殲該部者爲第三野戰軍。作者原文誤以敵爲四個軍，並誤爲劉伯承將軍所部所殲滅者。按第二野戰軍所殲滅者爲第二階段中之黃維兵團。譯文已予更正。

現在，在戰鬥以後，村莊業已半毀。兩堵圍牆都已被砲火摧毀。村中心曾駐過兵團司令部的一家商店房子，也被轟擊得很厲害。院子裏散丟着裝備的殘片，打穿了的鋼盔，武器的碎片。各處都有強大砲火的痕跡。在村莊附近有一所地主的莊院，國民黨軍最後的兩個營曾在此地頑守過，已經被徹底夷平。

雖然已經過了好多個月，周圍的一切仍然都說明在這裏曾有過惡戰。

在回到鐵路車站上去的路上，揮前程和我並排大步地走在鄉間的大路上，告訴我保證了人民解放軍獲得淮海戰役勝利的幾個因素。他列舉了五個因素：

第一，是共產黨的和毛澤東親自的領導，他在戰鬥開始時期就堅定地指示軍隊要作三個月連續戰鬥的打算（譯註一），並向軍隊提出這樣的任務——不讓國民黨軍主力逃過長江。

第二，是軍首長們的機智的戰術領導，他們對前綫實際情況的正確估計。

第三，是允許中上層指揮幹部在廣大範圍內機動，使他們大胆地運用了自己豐富而多方面的戰鬥經驗。

第四，是軍隊中的民主精神：除了嚴格的紀律之外，還有民主的兄弟般的官兵關係。

【譯註一】原文爲五個月，據譯者所知爲三個月，故改如譯文。

而最後，第五——而且這點非常重要，是人民對於軍隊的真正是無微不至的支援。

在戰鬥過程中，為保證軍隊取得其所需要的一切以使戰役獲勝，產生了三項任務。其中第一項是供給軍隊的給養；這在後方，靠人民的支援而獲得了解決。數十萬農民從很遠的地方將大米、小米、蔬菜——一切軍隊吃的東西，日夜從兵站挑運來。

另外兩項任務則直接在戰場上獲得解決。軍隊在戰場上用繳自敵人的武器彈藥來保證自己獲得補充。也就在戰場上，它用投誠到人民解放軍這邊來的和俘擄來的國民黨軍士兵補充自己的隊伍。因此，在淮海血戰之後，人民解放軍不僅補足了自己物質上和人員上的損失，而且增強了自己在兵員和裝備上對於國民黨軍的優勢。

『對了，』——惲前程說着站住，把目光轉向路左的一大片田野，『大概就是在這裏，我軍第一次用從國民黨軍那裏繳獲來的美國坦克來打他們（譯註一）。當這些坦克在戰場上出現時，困守的國民黨軍竟從戰壕裏爬出來迎接它們——他們深信這是蔣介石答應過他們的坦克終於衝進來救援他們了。』

我們向車站走去。左右兩旁伸展着田野，大部分已經翻耕過，可是還有許許多多

【譯註一】第三野戰軍在解放戰爭中第一次使用繳自國民黨軍的坦克是在一九四八年秋的清南戰役中。

彈坑、散兵壕、地堡和交通溝的遺跡。

我望着這一切，一面想着人民解放軍在這一年之中已經取得了多麼鉅大的軍事勝利。

在交春的時候，是淮海戰役的勝利。但還不曾渡江，還不曾佔領上海和南京，蔣介石的政府還設在他的老首都；從戰綫到廣州還有幾千公里。現在是秋天。而上海、南京、廣州都已經被佔領了。除了沿海幾小塊地方而外，幾乎各處人民解放軍的部隊都已經到達了中國的海上疆界，而國民黨反動派手中則一共祇剩了西南幾省。在中國大陸上的最後總攻，在某些地方已經開始，另一些地方則正在開始。

這一最後攻勢的範圍，人民解放軍這次作戰的堪稱空前的規模，在各處都可以被清楚地感覺到。

我們在湖南省會長沙就感覺到了這個，那裏在一條由舊城牆基改築成的高出稻田上的公路上，停放着一長列一長列用整批柳枝像樹林一樣偽裝起來的拖有大砲的卡車。

在被戰爭破壞得很厲害的從長沙到衡陽的公路上所發生的一切，也不能不令人感覺到這個規模，十一月七日我們在這條路上從早到晚坐了一天車子。沿着公路及其兩側，一路向南，是無數路國民黨軍俘虜的隊伍，他們穿着單薄的黃綠色布軍裝，戴着勉強可以遮雨的大草帽，有的乾脆把一束一束的稻草，縛住上端蓋在頭頂上，一直遮

到腰部。都是釋放回家的俘虜。而卡車隆隆地響着，大炮在不平的路上跳動着，架橋部隊的車子帶着像消防隊一樣的喧聲和喇叭聲，一輛一輛地趕過他們。

十一月七日中午我們在湘潭城外用大渡船渡過湘江，湘江平靜而且寬闊，很像我們的奧卡河在其中游獵山附近的一段。

湘潭是湖南省的一個縣城，毛澤東就是在這裏讀過書，並開始其革命活動的。離此地十五公里地方的一個小村子，就是他在五十六年前誕生的地方。……（此處略去三百餘字——譯者）

在渡過湘江時……我不覺想到當前的攻勢，以及這攻勢將如何展開。可是還不僅想到這些。我不覺記起一個在中國革命史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中非常著名的地方的名稱——井岡山區的名稱，這地方在湖南省的東南部，離湘潭這裏不過幾百華里。

二十多年前，毛澤東所指揮的部隊和朱德所指揮的部隊，就是在這地區最初會師的。兩個團，一共祇有幾千人，這就是共產黨的最初的戰士們，從那時候以來，他們二十年來片刻也未曾放下手中的武器。

怎樣的力量，怎樣的堅定，而尤其是怎樣忠誠地爲人民利益服務呵！而其結果就是這樣一條偉大而高貴的道路，這就是從四面都被剛剛自封爲中國的獨裁者的蔣介石的軍隊包圍着的兩個團，直到成爲一支偉大的軍隊，這軍隊正在從國民黨反動派手中